

筑万松 浦记

筑万松
浦记

我甚至想象，它该是顺河而下的船夫，登岸歇息处，是造访林莽的远足借宿地，是深处的幽藏和远方的消息，是沉寂无言者的一方居所。朴素是不必说了，但要坚固得像个堡垒。古代书院并不高大，今天的书院也不应太隆。它要隐在林中空地上，伏下来静听河水和海声；每天到了午夜，它会有一种深长的呼吸与林海河流相通。不言而喻，它的身边还应有古树老藤，就是说它连系着原野上的一草一木。

书院的最终，她的本质，仍还是一种执着求索的情怀。能够保护和持守这一情怀的，当然首先还是一种自主自为的精神环境，一种与喧嚣稍有隔离的自然环境。这也许是现代生活中最为宝贵的。

终于说到她的命名了——「万松浦书院」。



张炜作品

青岛出版社



筑万松 浦记

张炜
作品

张炜作品

青岛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筑万松浦记/张炜著. —青岛:青岛出版社,2010.1

(张炜作品)

ISBN 978-7-5436-5878-3

I. 筑… II. 张…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18925号

书 名 张炜作品——筑万松浦记
著 者 张 炜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77号(26607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(0532)85814750(兼传真) 80998664
责任编辑 杨成舜 E-mail: yesjy@163.com
封面设计 吴传友
出版日期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
照 排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有限公司
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16开(720mm×1020mm)
印 张 25.75
字 数 450千
书 号 ISBN 978-7-5436-5878-3
定 价 39.00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9186216

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。

电话 (0532)80998826

建议陈列类别:文学

写作：八十年代以来

(代序言)

刘庆邦评曹变要不\并评的《古船》

评论与作品之不同/搔艺术之痒

我不太熟悉教科书中对《古船》那个时期的作品的评价。发表在杂志报纸上的一些评论，部分读过了。我觉得评论家的文章就像作家的作品一样，有自己的初衷和目标。这些文章对作家是有启发意义的，因为作家要吸纳许多营养，注意来自各方面的看法，这是作家面向全部生活的一个部分。

当然读过许多精彩的评论文章。

但总的来说，作家会明白评论和作品的写作还是不同的，其出发点和目标区别还是太大了。评论的概括性、所谓的大处着眼的特征，是必然的也是需要的。最好的评论并不因此而忽略作品最重要的一些方面，比如作品的语言，细节，文字褶皱中的微妙，人物个性的深层，诗意，感性和张力，激情的饱满度，隐于文字中的气质，幽默感……实质上类似的东西才决定一部作品的高下精粗。这些往往是作家创作中的依赖，也是最终能否走远和存活下去的保证。个别评论有时难以摆脱“通过什么——说明了什么”这样的论证逻辑，但这种逻辑其实于一般的作文是相宜的，对于复杂蕴涵的文学写作是不相宜的。

对于文学本身，作品的思想倾向有时反倒是不重要的，重要的是优秀与否，即作家精湛的艺术在多大程度上令人陶醉。如果评论太冷静也太清晰了，连艺术的微熏都没有，结果就会成为状态之外的冷议。这样的评论与作品和作家都是隔开的，并不能搔艺术之痒。

我记得在八十年代之初的创作过程中,具体到一部作品,比较起来“改革”如何想得很少,而总是为生活、为人的历史、为人性、为屈辱和荣誉、为爱情、为诗意……这一切所激动。当然这些都离不开特定的时代内容——只是离不开而已。

评论不可能不概括,但在优秀的评论家那里,这种大处着眼,这种思维的高度和深度应该是良性的,即有助于进一步走入艺术的纵深地带;如果反过来形成了遮蔽,这种概括就成了问题。

作家希望评论能够紧贴着语言走,一直走入作品内部。

《古船》的写作/不要变得呼吸短促

因为《古船》的写作离现在二十多年了,具体构思的过程以及创作状态已经有些模糊。回忆一下,当时我发表作品已经十余年了,但总觉得还没有真正写出自己。这种感觉直到现在回忆起来,都十分清晰。当时随着作品数量的积累,这种希望有一次更重要更深入、更集中更酣畅的表达的心情和愿望,变得强烈起来了。那是我的第一个长篇,它可以容纳我近三十年的人生经历中的一部分重要经验。当时的阅读量很大,中外现当代(介绍过来的)作品中最激动人心的代表作可能都读过了。我觉得有一些长篇小说,其中的一部分,艺术和生活的密度还需要增强。我想用这一次实践来改变一下。

好像没有想很多对以往某部具体作品超越的问题,也没有从文化的角度来切入的考虑。因为当年只想怎样写得精彩,怎样把深深震动了我、让我或激越或肃穆的场景和情愫表达出来,怎样不使共鸣之弦松弛下来。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这就是当时的状态。技法层面的东西想得不多,如果有,也都及时揉和在“状态”里了,成了整个“状态”的一部分,所以印象反而不深,记不住了。

写作《古船》前后,是我心潮难平的日子,又是我呼吸深沉的日子。这样一部书需要这样的状态:沉浸,感动,冲决,却又需要尽可能地沉着,不要变得呼吸短促。

它不会自行消失/传统大词的内容

人文精神讨论其实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终止,因为这个话题不是短时间能够

摆脱能够厘清的。作家主要不是参与讨论,而是用写作这一最大的行为来坚持、来说明自己。作家的发言是必要的,但真正的、有力的发言其实是在作品里面,是通过感性和形象去抵达的。我几乎没有直接参加讨论,没有为这样的一些争论写过一篇文章。关于讨论的文集收入的我的文章,还有争论中别人引用的我的文章,大都是在这场讨论还没有发起前的一些年里发表的。我一直这样写作和探究,直到今天也还是继续往前,一路产生着文章和作品——它们只是我的日常工作,不是为了具体的争论才写的。

所以可以说,我并没有直接参与当时的那一场争论。但也可以说,每个写作者,在广义上都算是参与了或继续参与着那一场争论。这不是自己愿意与否的问题,也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问题。因为一些与生俱来的大的命题就放在那儿,它不会自行消失。

我不曾与任何人对阵过,将来也不太会。因为这说到底不是几个人的问题。还有,每个人的写作生涯都有自己的方向和逻辑,既不能强求同一,又需要各自独立。把严肃的讨论弄成一场闹剧,还要制造出几个描脸的喜剧角色,通常总是这样的,这也是商业时代把一切都娱乐化庸俗化的具体表现。这没有什么好说的。

这样的讨论,其实完全不必过分地从学术上抠字眼,过分了,即遮蔽了问题的实质。这严格讲也不是什么缜密深邃的学术问题。这是十分浅直然而却是格外重要的现实选择问题,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问题。这并不深奥。这不过是关于人的勇气、自尊、良知、向善、仁慈、大义,诸如此类传统大词所涵盖的一些内容——是放弃它还是有点起码坚持的问题,如此而已。

所以说这种讨论只会潜隐,而不会结束。人类大概终生都不会摆脱这一类问题的纠缠,不会因为把它摞在一边就能够心安理得地活着。

不存在文学转型/人类中的某一种角色

想了想,在我这里,基本不存在“文学转型”的问题。因为作为作家和自己的文学,面对一个外部世界是理所当然的。作家和他的文学总要面临许多问题,这些问题大多时候都是尖锐的、重大的和不可化解的。所有的问题和问题的重心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,但无论怎么改变,作家和他的文学都要负责,都要面对,这一

点是不会改变的。

比如文革时期，文革前后，开放之初，对于作家和他的文学来说，可以说都是严峻的，又都是蕴藏了生活本身的极大丰富性的。这些时期之于文学来说有什么不同吗？既有极大的不同，又可以说是完全相同——都需要作家的传递、回答、反省、沉入，都会产生欢娱忧伤痛苦愤怒，等等这一切。作家与时代的紧张关系是会一直存在下去的，他们是人类中的某一种角色。这种角色重要与否且不去讨论，但他们具有的角色特征和功能，并没有因为时代的改变而消失。既没有消失，又怎么会有“转型”？

对我来说，过去面临的问题并不比现在更少。内心的欢悦、痛苦的反思，更有激烈的批判和否定，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一样的，而且大概还会一直继续下去。创作中，最重要的是文学劳动本身带来的陶醉，是无法言说的生活和人性本身引起的好奇，是这些在吸引我。这与过去是一样的。说到“痛苦”，各个时期都是不同的；说到“崩溃”，每个时期都有。日常的岁月看来只能如此，文学与岁月的关系也只能如此。

商品经济时代给予作家的痛苦，比起另一些时代，有的方面是加重了，有的方面却是减轻了。对于有的作家而言，他孕育创作张力的生存因素和生活内容已经改变，这其实是一件十分值得庆幸的事。任何时代里，最优秀的作家都没有让自己去努力适应时代的问题，因为他的存在目的，完全不是为了更好地适时生存，不是为了把自己“卖”出去。相反，优秀的作家要做的只能是怎样一如既往地探寻，怎样站稳脚跟，怎样不被大水冲倒，怎样不被一股蜂拥的潮流裹卷而去。

不能把内容和情感与艺术技法文体探索之类分离

我想作品成功的关键点不止一个，精神素质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注程度当然算是极重要的方面。这种关注一方面会使作家在人性探究中更加深入，在表达生活时更加复杂开阔；另一方面也许常常被研究者所忽略，即这种深切关注首先会强化作家的技术层面，使其在表达上不仅变得锋利透彻，而且还会引领文体变革的风气。从文学史上看，这几乎是没有什么例外的。

我们不能把内容和情感与艺术技法文体探索之类分离，一旦分离了，二者都不能成立。尤其是后者，一旦离开了前者即成为廉价的简单的模仿，既无难度又无生命。

面临两个方面的不足/文学不是身份问题

我所反对的不是职业作家制度，而是对职业写作容易产生的疲惫——特别是室内工作日久丧失创作生气、情感不饱满、内容不新鲜——类似的一些问题的担忧。职业化的写作，在本质上只要不伤害和误解文学的性质就是好的。作品不是制作而是创作，是生命感动的过程，工艺属性是比较低的。我认为写作者具有职业作家的时间、技艺和功课心，只能是最好的一件事。现在看时下的文学写作，作家面对一些知识性的东西，功课做得不是过于充分，而是不够。我们大约面临了两个方面的不足：一是好的职业作家的稳定可靠的技术，二是保持生鲜的生命感动。

是不是好的作家，不在乎其人有无专业作家的身份。文学不是身份的问题，不能在身份问题上埋怨或欣喜——不同的生命性质远比身份重要得多。

九十年代初的写作/小时代的文学见解

我的这批作品中，《九月寓言》算是较少争议的。《柏慧》左右的几部有不同的看法。九十年代初是一个特殊的时期，作家在那个时期的创作，回头看看是必需的，是可以分析的。我在这个阶段写出了这样一批作品实属必然。今天看它们的道德感只嫌不够，哪里是什么“主义”。作品应该是不同的，作品和言论也不是一回事，创作的感性空间一般来说越大越好；但这并不意味着创作可以没有悲伤愤怒以至于正义。正义不必是作品的主题，但正义在作家心中会是长存的。有人以为正义必然会伤害艺术，这是小时代才有的文学见解。正好相反，失去了它，作为一个作家就会像一摊泥水一样流泻和松散。

人物与作者的间离/击节赞叹与抬头仰望

作家是不同的，作家的表达是各种各样的，真正的痛苦也不一定要如数加在文字之间——可能会渗透在更深层、在血肉之中。一般来说，我是反对将写作者本人的疼与苦直接加到作品人物身上的。作者塑造的人物要与作家本人有所间离。当

然写作者的心灵质地最终是无从掩盖的。

时代不同了,各个时期的文学高峰会有不同,但它们仍然可以纵横相比。我不认为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文学比得上十九世纪,更不认为有谁超过了托尔斯泰雨果歌德等等。这不太可能。空气和水都污染了改变了,生长之物必然就会变化。这种变化是不得已的,所以不能说越变越好。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杰出人物,我在埋头阅读现当代杰出作品的击节赞叹之后,仍然还是要抬头仰望十九世纪的高峰。

现在的阅读和写作生活其实就是如此:击节赞叹,抬头仰望。二者都是真实的。不击节就没有活在当代,不仰望就没有远大的目标。

理想的写作人格/对作品的回顾

我的作品出版后,经历的时间还太短,虽然有的已经出版了二十年甚至三十年。但凡是经典都需要更长时间的考验,就此而言,这里“经典”的概念对整个当代文学都是谈不上的。

文学杂志、编辑以及评论家,是重要的阅读者和鉴别者,更是传播者和催生者,是当代文学的共同创造者。他们和写作者一起将自己投入到时间的长河里。总的来说,文学经典是由时间来鉴别的。

现在的问题是各种信息、信息的传播方式多到了空前的地步,其覆盖率大到不可思议。好的作品被淹没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,对此不必存有侥幸。这一点,对一般初登文坛的人和有一定地位的作家而言,许多时候没什么两样。在这个物质主义时代,精神和艺术很快被消费掉了,真正的思想和艺术成长的空间虽然不能说没有,但是已经成了大问题。从这个角度看,杂志编辑及评论家的责任空前重大,时代期待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优秀人物提高自己的声音,而不是选择沉默。他们最终是与写作者并肩抵抗的人。

因为这样的时代除了物质利益,人们轻易不再相信什么。过去专家对于艺术的判断和强调是有效的,而今就不同了。所以这就需要一再地强调,并越来越需要以自己的品格做出担保。问题是现在恰恰又是人们最不相信品格之类的一个时期,这就是令今天的写作者和所有文学人士最尴尬的事情。可是不以品格做担保,那种关于艺术的判断和强调就更是一钱不值。

我心中理想的写作人格是这样的：即便作为一个极为孤单无力的个体，也仍然需要具备抵挡整个文学潮流的雄心。

先顶住它再说，别的另讲。不顶住，只随潮流而行，哪里还会有什么思想和艺术，更不会有时代的杰出指标。以附和众声的游戏为能事，想在混乱无序的时代捞上一把，这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最后只能成为浅薄的把戏，时代的闹剧一完，一切都跟着完了。这种闹剧中产生的所谓“经典”，没有一部会是名声完好地活到下一个世纪。一般来说时间一过，它们就隐遁或消失了。

我自己认定的东西，一些看法，是会比较倔强地坚持下去的。我认为自己努力最大的，一度是短篇小说。我看重自己的短篇，如我的一百三十多个短篇，几乎每一篇在写作时都称得上处心积虑，且是状态最好的时候。二三十年过去了，它们当中可能有十篇二十篇是我今天写不出，并且仍然喜欢的。短篇中，多次被评论或选载得奖的是《声音》《一潭清水》；我自己同样看重的有《海边的雪》《冬景》《玉米》等。其中一些写我童年生活和记忆的，今天看更能让我感动，因为它们纯正朴实，有真情有张力。有时我想，一些最饱满的创作也许在我的中短篇小说里。我写了七八部中篇，其中没有被广泛转载和评论过的一些篇目，如《护秋之夜》《蘑菇七种》《瀛洲思絮录》《金米》等，也许不逊于或好于《秋天的愤怒》。长篇小说写了十二部，我个人除了《古船》《九月寓言》而外，较看重《外省书》《丑行或浪漫》《刺猬歌》《能不忆蜀葵》等几部。

单从字数来说，我写作数量最大的除了长篇小说就是散文了。可能散文的总字数在三百万字左右。这其中只有一部分是作为“规范”的散文写出来的，而更大的一部分是写作生涯中自然产生的。这与我个人的散文观有关。我认为散文应该是真实的自然的流露和呈现，它们最好不要被当成一种创作品，不要按一种有形无形的模式和套路去创作。

我最早发表的作品是诗，也一直迷恋，后来却写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。诗虽然一直写下来，但极不让自己满意。可能是散文化的东西写多了，诗的表达也就有了障碍。不过我在某一天终会克服这些障碍，因为我心里的一些渴望和感动非要用诗表达出来不可。

本文为答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问

目 录

- 绿色遥思 / 1
- 秋日随笔二题 / 7
- 你的树 / 12
- 作家的温柔 / 22
- 存在的执拗 / 23
- 一辈子的寻找 / 25
- 水手 / 27
- 有书的长旅 / 31
- 中年的阅读 / 33
- 人的用具 / 36
- 谈简朴生活 / 40
- 利口酒 / 46
- 梦一样的莱茵河 / 51
- 去看阿尔卑斯山 / 55
- 默默挺立 / 60
- 八位作家呆过的地方 / 64
- 徐福在日本 / 80
- 台港小记 / 92
- 从沙龙到小屋 / 98
- 从国际艺术村谈起 / 100

史可 / 105	
酒窝 / 110	
回眸三叶 / 113	
一条有树的路 / 121	
尊长 / 123	
失去的朋友 / 124	
窗前 / 126	
马颂 / 127	
怀念 / 138	
有个依岛 / 141	
北国的安逸 / 143	
济南:泉水与垂杨 / 146	
东部:美城之链 / 148	
我的开始 / 150	
八月手记 / 153	
十年诉说 / 156	
童年之梦 / 163	
心事浩茫 / 166	
心中的交响 / 176	
远河一蘑菇 / 184	
作家的不同房间 / 191	
奔跑女神的由来 / 196	
在滔滔汇流之中 / 201	
时代之蛊和东夷之风 / 207	
筑万松浦记 / 220	
美丽的万松浦 / 229	
穿行于夜色的松林 / 231	

万松浦纪事 / 233

它们 / 255

“大地”及其他 / 279

对世界的感情 / 287

城市与现代疾患 / 297

纯文学的当代境遇 / 303

“个性”和“想象力” / 324

小说状态：预测和感想 / 329

想象·功课·气象 / 333

二十年的演变 / 346

把文字唤醒 / 359

今天的遗憾和慨叹 / 371

沉迷与超越 / 385

绿色遥思

我觉得作家天生就是一些与大自然保持紧密联系的人，从小到大，一直如此。他们比起其他人来，自由而质朴，敏感得很。这一切我想都是从大自然中汲取和培植而来。所以他能保住一腔柔情和自由的情怀。我读他们写海洋和高原、写城市和战争的作品，都明显地触摸到了那些东西。那是一种常常存在的力量，富有弹性，以柔克刚，无坚不摧。这种力量有时你还真分不清是纤细的还是粗犷的，可以用来做什么更好。我发现一个作家一旦割断了与大自然的这种联结，他也就算完了，想什么办法去补救都没有用。当然有的从事创作的人并且是很有名的人不讲究这个，我总觉得他本质上还不是一个诗人。

我反对很狭窄地去理解“大自然”这个概念。但当你的感觉与之接通的时刻，首先出现在心扉的总会是广阔的原野丛林、是未加雕饰的群山、是海洋及海岸上一望无际的灌木和野花。绿色永久地安慰着我们，我们也模模糊糊地知道：哪里树木葱茏，哪里就更有希望、就有幸福。连一些动物也汇集到那里，在其间藏身和繁衍。任何动物都不能脱离一种自然背景而独立存在，它们与大自然深深地交融铸和。也许是一种不自信、感到自己身单力薄或是什么别的，我那么珍惜关于这一切的经历和感觉，并且一生都愿意加强它寻找它。回想那夏季夜晚的篝火、与温驯的黄狗在一起迎接露水的情景，还有深夜的谛听、到高高的白杨树上打危险的瞌睡，等等；这一切才和艺术的发条连在一起，并且从那时开始拧紧拧紧，使我有动力做出关于日月星辰的运动即时间的表述。宇宙间多么渺小的一颗微粒，它在迫不得已地游浮，但总还是感受到了万物有寿，感受到了称作“时光”的东西。

我小时候曾很有幸地生活在人口稀疏的林子里。一片杂生果林，连着无边的

荒野，荒野再连着无边的海。苹果长到指甲大就可以偷吃，直吃到发红、成熟；所有的苹果都收走了，我和我的朋友却将一堆果子埋在沙土下，这样一直可以吃到冬天。各种野果自然而然地属于我们，即便涩得拉不动舌头还是喜欢。我饲养过刺猬和野兔和无数的鸟。我觉得最可爱的是拳头大小的野兔。不过它们是养不活的，即使你无微不至地照料也是枉然。所以我后来听到谁说他小时候把一只野兔养大了就觉得是吹牛。一只野兔不值多少钱，但要饲养难度极大，因而他吹嘘的可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。青蛙身上光滑、有斑纹，很精神很美丽，我们捉来饲养；当它有些疲倦的时候，就把它放掉。刺猬是忠厚的、看不透的，我不知为什么很同情它。因为这些微小的经历，我的生活也受到了微小的影响。比如我至今不能吃青蛙做成的“田鸡”菜；一个老实的朋友窗外悬挂了两张刺猬皮，问他，他说吃了两个刺猬——我从此觉得他很不好。人不可貌取。当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明白一个人的品性可能是很脆弱的，而形成的原因极其复杂。不过这种脆弱往往和极度地要求平等、要求给予普通生命起码的尊严，特别是要求群起反对强暴以保护弱者的心理素质紧紧相连。缺少的是那种强悍，但更缺少的是被邪恶所利用的可能性。有着那样的心理状态，为人的一生将触犯很多很多东西，这点不存侥幸。

当我沉浸在这些往事里，当我试图以此来维持一份精神生活的同时，我常常感到与窗外大街上新兴的生活反差太大。如今各种欲望都涨满起来，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一点斯文被野性一扫而光。普通人被诱惑，但他们无能为力，像过去一样善良无欺，只是增添了三分焦虑。我看到他们就不想停留，不想呆在人群里。我急匆匆地奔向河边，奔向草地和树林。凉凉的风里有草药的香味，一只只鸟儿在树梢上鸣叫。蜻蜓咬在一支芦秆上，它的红色肚腹像指针一样指向我。宁静而遥远的天空就像童年一样颜色，可是它把童年隔开了。三五个灰蓝的鸽子落下来，小心地伸开粉丹丹的小脚掌。我可以看见它们光光的一丝不染的额头，看到那一对不安的绿豆般的圆眼。我想象它们在我的手掌下，让我轻轻抚摸时所感受到的一阵阵滑润。然而它们始终远远地伫立。那种惊恐和提防一般来说是没有错的。周围一片绿色，散布在空中的花粉的气味钻进鼻孔。我一人独处，倾听着天籁，默默接受着崭新的启示。我没有力量，没有一点力量。然而唯有这里可以让我悄悄地恢复起什么。

我曾经一个人在山区里奔波过。当时我刚满十七岁。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，

当然它也教给我很多很多。极度的沮丧和失望，双脚皴裂了还要攀登，难言的痛楚和哀怨，早早来临的仇视。当我今天回忆那些的时候，总要想起几个绚丽迷人的画面，它使我久久回味，再三地咀嚼。记得我急急地顶着烈日翻山，一件背心握在手里，不知不觉钻到了山隙深处。强劲的阳光把石头照得雪亮，所有的山草都像到了最后时刻。山间无声无息，万物都在默默忍受。我一个人踢响了石子，一个人听着孤单的回声。不知脚下的路是否对，口渴难耐。我一直是瞅准最高的那座山往前走，听人说翻过它也就到了。我那时有一阵深切的忧虑和惆怅泛上来，恨不能立刻遇到一个活的伙伴，即便一只猫也好。我的心怦怦跳着。后来我从一个陡陡的砾石坡上滑下来，脚板灼热地落定在一个小山谷里。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清澈透底的亮水，是弯到山根后面去的光滑水流。我来不及仔细端量就扑入水中，先饱饱地喝了一顿，然后在浅水处仰下来。这时我才发现，这条水流的基底由砂岩构成，表层是布满气孔的熔岩。这么多气孔，它说明了当时岩浆喷涌而出的那会儿含有大量的气体，水在上面滑过，永无尽头地刷洗，有一尾黄色的半透明的小鱼卧在熔岩上，睁着不眠的小眼。细细的石英砂浮到身上，像些富有灵性的小东西似的，给我以安慰。就是这个酷热的中午，我躺在水里，想了很多事情。我想过了一个个的亲属，他们的不同的处境、与我的关系，以及我所负有的巨大的责任。就是在这一刻我才恍然大悟：“我年轻极了，简直就像熔岩上的小鱼一样稚嫩，我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成长，可以往前赶路。”不久，我登上了那座山。

有一次我夜宿在山间一座孤房子里。那是没有月亮的夜晚，屋内像墨一样黑。半夜里被山风和滚石惊醒，接上再也睡不着。我想这山里该有多少奇怪的东西，他们必定都乐于在夜间活动，它们包围了我。我以前听过无数鬼怪故事，这时万分后悔耳鼓里装过那些声音。比如人们讲的黑屋子里跳动的小矮人，他从一角走出，跳到人的肚子上，牙牙学语等等。我一动不动地盯着屋角，两眼发酸，我想人们为什么要在这么荒凉的地方盖一座独屋呢？这是非常奇怪的。天亮了，山里一个人告诉我：独屋上有很多扒坟扒出的砖石木料，它是那些热闹年头盖成的。我大白天就惊慌起来，不敢走进独屋。接下去的一夜我是在野地里挨过的，背靠着一棵杨树。我一点也没有害怕，因为我周围是没有遮拦的坡地和山影，是土壤和一棵棵的树。那一夜我的心飞到了海滩平原上，回到了我童年生活过的丛林中去。我思念着儿时的伙伴，发现他们和当时当地的灌木浆果混在一起，无法分割。一切都是一样地

甘甜可口,是已经失去的昨天的滋味。当时我流下了泪水。我真想飞回到林子里,去享受一下那里熟悉的夜露。这一夜天有些凉,我的衣服差不多半湿了。这说明野地里水汽充盈,一切都是蛮好的,像海边上的一样。待太阳升起的时候,我又可以看到一座连着一座的大山了,苍苍茫茫,云雾缠绕。我因此而自豪,因为我们的那一帮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山。我已经在山里生活了这么多天了,并且能在山野中独处一个夜晚。这作为一个经历,并不比其他经历逊色,因为我至今还记得起来。就是那个夜晚我明白了,宽阔的大地让人安怡,而人们手工搭成的东西才装满了恐惧。

人不能背叛友谊。我相信自己从小跟那片绿野及绿野上聪慧的生灵有了血肉般的连结,我一生都不背叛它们。它们与我为伴,永远也不会欺辱我、歧视我,与我为善。我的同类的强暴和蛮横加在了它们身上,倒使我浑身战栗。在果园居住时我们养了一条深灰色的雌狗,叫小青。我真不愿提起它的名字,大概这是第一次。它和小孩子一样有童年,有顽皮的岁月,有天真无邪的双目。后来当然它长大一些了,灰黄的毛发开始微微变蓝。它有些胖,圆乎乎的鼻子有一股不易察觉的香味散发出来。我们都确凿无疑地知道它是一个姑娘,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了人一样的羞涩和自尊、有了矜持。我从外祖母那里得知了给狗计算年龄的方法,即人的一个月相当于它的一年,那么小青二十岁了。我们干什么都在一块儿,差不多有相同的愉快和不愉快。它像我们一样喜欢吃水果,遇到发酸的青果也闭上一个眼睛,流出口水。它没有衣服,没有鞋子,这在我看来是极不公平的。大约是一个普通的秋天,一个丝毫没有恶兆的挺好的秋天,突然从远处传来了新的不容变更的命令:打狗。所有的狗都要打,备战备荒。战争好像即将来临,一场坚守或者撤离就在眼前,杀掉多余的东西。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。我完全懵了,什么也听不清。全家人都为小青胆战心惊,有的提出送到亲戚家,有的出主意藏到丛林深处。当然这些方法都行不通。后来由母亲出面去找人商量,提出小青可否作为例外留下来,因为它在林子里。对方回答不行,没有一点变通的余地。接下去是残忍的等待。我记得很清楚,是一天下午,负责打狗的人带了一个旧筐子来了,筐子里装了一根短棍和绳索,一把片子刀。我捂着耳朵跑到了林子深处。

那天深夜我才回到家里。到处没有一点声音。没有一个人睡,也没有一个人发出响动。天亮了,我想看到一点什么痕迹,什么也没有。院子里铺了一层洁净的